

唐宋叢書

井觀瑣言  
雲烟過眼錄 下



內閣文庫	漢書
三六四號	
五六冊	
七一函	
六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11)
函號	371 3

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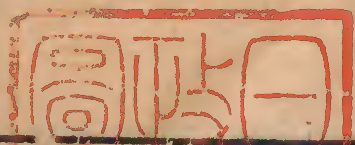


井觀瑣言卷上

閩南鄭瑗

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

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





文複出者却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  
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  
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  
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  
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  
爲愈於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存孔壁古文皆  
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燬顯古文孝經  
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  
壁所藏之舊矣

尚書辭語聲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  
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  
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  
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  
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  
公使者之言曾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佻屈如書體  
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內銘便佻屈凡古器  
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  
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



閔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尙用此體他文却不然  
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  
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  
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  
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  
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  
厚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  
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篇故  
每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記素隱乃  
倣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贅哉

史記遊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觀是數語太史  
公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外多是此等見  
識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俚處多是褚少孫所  
補後人輒以咎子長亦失考之過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劔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



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太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楊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鴟者也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尚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叙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蹈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淚落入俎通達今古等語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

國朝宋潛溪文工於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子蘿



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好文亦簡健藏機蓄謀如其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仲用意大苦遣辭太繁縟不可法王子克文精密但氣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溢然足以發之故其文奇峻有光燄真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啟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甕詩稿大抵浮豔不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振也愆焉得

剛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遼金之始夷狄也秉史筆者當以匈奴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其年號于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渡金據中原則進金比於劉后符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統之下西夏小夷亦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依遼金初例旣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旣亡然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



矣使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奔壘於分註邪觀秦始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哉

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刪詩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爲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揉莫

甚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爲能脫因襲之弊可爲後世修史之法

孟子說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門猶失之粗荀子言語暗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孟子是從大路上行荀卿是從旁蹊曲徑裏尋路頭

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尙在孟子不當勉諸侯以王業辨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命



井觀瑣言 卷一  
無傷也是故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子不  
過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衰周未  
亡則亦因而存之令從杞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  
周而黜顯王也庸何傷哉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  
推之不問至於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  
坐此病

左傳法度森嚴辭氣古雅而整暇不迫馬遷才豪故  
敘事無倫理又雜以俚語不可爲訓

觀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敘其爭構之事  
最詳

宋潛溪該博羣書才氣汪洋不竭學者靡然尚之但  
於吾儒性命之學不甚理會却好去理會異教然亦  
只得其言語皮膚之末雖平日著書立言自任不爲  
不重終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辭勝理所著龍門子尤  
鄙拙亂道爲蘇平仲作文集序譏近世爲文者合咳  
比聲不能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  
發見處故凡其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厲以震蕩人耳



目而已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如吾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曬曰曝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宋史筆斷依阿全無發明劉氏宋論勝之然有不厭人心者如論太宗之事而援其不踰年改元爲戕其兄之證且謂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曰興國言創業由我也夫年號或出臣下所議定未必太宗自製籍令果出太宗則既親行弒逆掩諱文飾之不暇矣又各其年以陰播其事於天下豈人情哉論歐陽公濮議謂其久叅大政覬覦相位而爲是迎合之計嘗觀前輩謂濮議初不出於公而臺諫有言公獨力辯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自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其序文至以夷齊自許則歐公於此議蓋執之終身初非爲覬覦相位而發明矣又王介甫之立新法蓋自其未

井觀瑣言



得志時爲兼并之詩已歎利柄倒持與俗吏之不知  
方俗儒之不知變及其得志乃專以操利權抑兼并  
爲先務其意以爲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  
行之不遺餘力然其心術之偏又悻戾自用故卒至  
於敗壞天下而績用弗成也今謂其措意專爲破遼  
復故疆而設則恐非事實矣朱子云介甫亦非先立  
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  
此論最公學者考之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獻寶

張丞相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爲千秋金鑑錄上之  
竊意其書必備述前世人主仁暴奢儉明昏之實及  
任用忠邪賢否之故雖文字之體未必雅純然必深  
切著明足爲百代人主之明鑑也惜其書不可見而  
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瑣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蓋  
自古僞書未有陋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  
爲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  
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



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旣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  
至司馬遷楊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  
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敘范蠡子贛至巴寡婦清  
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  
宜作

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蓋欲其遣質子  
而權不遣也尹起莘發明乃謂操負多罪乃欲越江  
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已而欲非諸人者此似不考文  
義之過其引春秋公及齊侯乎莒及邾莒人不肯爲  
比然宣公平莒及邾欲釋二國之構怨操責任子欲  
求成於權耳亦非比例南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  
主義符而弑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戮而不德  
其迎立之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  
尹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少  
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使羨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  
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首云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羨之等實受顧託任同負圖送  
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選其悖心不畏不



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如此而謂不正其大逆之謀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於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剛目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提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爲安借唐永王璿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

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益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弒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桎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繆亂如此何



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綱目書齊主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據北史從官自暍死耳尹氏發明日雖非以刃兵殺之是亦以暍死殺之此孟子所謂殺人以政者也劉氏書法亦本其說徐昭文考證謂當從史書從官暍死且譏尹氏附會其說以求合所誤之文愚謂徐說固甚直截然綱目無書暍死之例其文當分註於齊主遊南苑之下以從謹嚴之體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太牽合傳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



謂卽朱阮逸僞作亦非李翱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咸舍之則全阮本則

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啟後人之疑也

汲冢周書甚駸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詭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決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已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



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

井觀瑣言卷中

讀朱子書渾是乎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着實下手處餘人之文卑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孝經天經地義章其本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故朱子定爲釋以順天下之傳而吳草廬章句更爲釋教之所由生君子之教以孝章本文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朱子定爲釋至德以順天下之傳吳氏因之是矣教民親愛章本文



只結之曰此之謂要道朱子定爲釋要道之傳又何疑哉而吳氏以爲兼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愚謂吳氏誠有功於孝經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無事矣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蹈此病目睫之論信哉

記繼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爲楚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燕祭公謀父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是祭字以字形相似而誤

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



祀而已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爨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亦字子牛而古犁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始於漢予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耳或曰農耕旣獲以牛服箱又草人糞壤駢剛用牛耕之字牛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柳子厚貞符効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下子厚答問効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對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因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予觀其文奇峻勻麗與三代鐘鼎彝敦諸款識不類辭語亦不似魏晉以前文字其出於後世無疑歐公集古錄不收此文其鑒別精矣不宜與石鼓詛楚文並刻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剛改脫藁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



是棄衛夫魯人惡起於其君卽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致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修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複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人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雜書旁挾泛採自不加

妨此參合衆說櫟括爲傳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褚先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成傳會所著管窺外編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天地旣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充上爲三光所麗旣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



而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沉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所根着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既疑先儒月爲月中暗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衡與太陽遠處往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既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地出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是光且月體半光半晦月常而日如臣主敬君此其

光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既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既主橫渠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繼則漸退而反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曆家右轉之說自有源流未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範圍地有根着則近於無稽之妄談而淪於小智



之私矣臣敬君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遠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既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以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苟於此用心太過則牴牾愈多且終不能以豁然而無疑也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峰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

自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大叔北宮文子止真子李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竊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反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蓋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鱗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鱗倣蓋法之體鵬冠子貪夫殉財等云本竊賈誼鵬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鵬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竊韓文柳子厚



墓志之意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子華子世儒知有古近而不知有偽真類如此可發一笑

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艱痕跡不可掩矣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爾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子圖微蠢迪檢押弼中彪外雉噫等語至不可屬讀論語云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

條論語或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殺自是文理當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翦竇嬰灌夫攝政荆軻但曰霍曰藪曰竇灌曰政也軻也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大玄可覆瓿矣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徯



狸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  
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  
木亦可謂之草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衛道者其事跡亦頗相  
類故韓之知己有裴董而歐之知己有富韓與韓並  
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如韓有孟東野  
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閑大顛而歐有惟儼秘  
演惠勤韓有樊宗師李翱張籍皇甫湜賈闕仙而歐  
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此亦  
奇也

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  
惟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  
諭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  
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  
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  
黎韓愈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屈原遠遊曰羨韓衆之得一一本衆作終史記如皇  
本紀云始皇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藥又云



韓衆去不報是果一韓衆歟則信能長生不死矣予  
意衆蓋古之仙者本紀所載必迂恠之士因始皇好  
神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誕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韓  
衆也若列仙傳載韓衆乘白鹿從玉女則意好事者  
所傳會不足爲據

宣和博古圖成於宋道君朝王黼輩之手凡銘識有  
乙辛癸巳等字者皆定以爲商器其無銘識者亦強  
指爲商周物其彝舟總說云國家積德百年之後禘  
明禮樂收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倕  
壤之奧者四方來上如鐘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予  
謂以道君之好彌文而重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  
之巧求曲飾以愚媚其君受命鎮國二寶尙不難於  
假托撰造況其他乎然則四方所上固難盡信矣且  
古人觶觚尊爵簠簋之類雜用陶梓未必皆範銅爲  
之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齊侯鐘晉姜鼎宰辟父敦等  
器款紋形製字畫辭義皆非後世所能爲者則非誣  
也

楊雄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劉後村謂



雄語本呂覽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之語予謂雄語蓋本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然美新仕莽夫羊之可羈耳龍蛇固如是乎投閣幾死尚爲得存身之道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咒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惟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摠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免死而宮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羣



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擘言腐身熏子以自銜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今人以見陵於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欺負語所本

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儻功吊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舍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語者番番良士佗佗勇夫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夫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甌按唐書太宗賜李太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甌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史炤釋通鑑多謬天台胡三省辯誤多所考正遠勝諸家之註然頗有引證欠明備者如晉太和四年郗超言頓兵河濟史氏云河濟皆出王屋山固疎胡氏乃謂河出積石濟出王屋此河濟之發源夫積石河之見處非其發源也唐貞元元年盧杞遇赦量移長史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等勿退史以京顧爲人姓名胡譏其不識文理是矣予按柳子厚撰秘書少監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爲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悔而退

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唐史蓋因此文炤之謬蓋彰矣太中二年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史以厭爲厭魅胡云厭代謂升遐言厭薄人世是也然厭世字本出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爲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漢黃瓊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清徵本出楚辭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胡亦失於引證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着爐火上邪此蓋操知權尊已非出於誠特欲嗾



已速成篡計使諸雄得指以爲辭故云踞吾着爐火上若曰速吾禍敗云爾胡乃云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加其上似無此意北齊主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賜死本暍死之誤胡以淫刑以逞釋之唐李泌請以書約回紇每使來不過二千人印馬不過千匹按唐書本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市誤作印胡引六典諸監馬印爲說亦失考也寶曆初牛僧孺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綽戎服出候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註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故唐人以稱之于按唐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閣奇章亭皆爲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弘之裔稱奇章公也此其欠明備處其他所釋頗多騁浮辭如解高澄父喪起舞而曰秘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徒跣之哀縱蹶蹶傲傲之樂之類殊非箋解之體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畧通於道而適於用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



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朱子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贗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丞稱之無乃未之恩與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

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尾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家闕繆多矣予於史學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愚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並稱矣



隋李諤病當時文體輕薄上書論之略曰競一韻之  
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  
唯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帥未窺六甲  
先製五言諤誠欲變時文之陋宜自爲渾厚爾雅之  
辭今書辭駢儷淺鄙乃爾尙何以譏病時輩爲哉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於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  
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  
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權衡  
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墜不達  
甚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  
綱目書重俊起兵誅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  
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  
言殺三思崇訓于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於立說  
何哉



井觀瑣言卷下

泰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爲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卽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尙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



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又豈得始  
納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  
而蚤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  
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  
今曾論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  
死旣在回之前則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  
不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  
叢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  
其必無也按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

曾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  
子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直不及見繆公之立也而  
孔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  
孟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  
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並云子思壽  
六十二曾繆公同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  
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子謂旣  
信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  
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



矣殊不知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則子思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傳記濟紀年月如此牴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宋史諸國世家其子孫諸臣事業可考者各爲小傳附本國之下此最可法

喪禮有復說者以爲招魂復魄荆楚之俗乃以是施之生人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韓詩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乘蘭草拂不祥則非特楚俗然矣

沈約宋書祭祀輿服諸儀物皆具於禮志其序云禮之所苞其用匪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此說最是諸志載及魏晉以來之事蓋以備前史之未備亦未爲不可列傳頗重複疑非盡出約手獨符瑞志數卷乃其所創立者皆采諸讖緯雜書荒唐矯誣之說蓋前史所羞爲者約反自謂可補前史之闕不亦陋乎

通鑑載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



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予謂浩修國史直筆自是其職但不當刊石衢路耳縱使以是獲罪何至遽赤其族太武雖暴不應至此綱目書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大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所以不蒙入議之者者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九峰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其鳥名鴝其鼠名鼯沈約鮮卑傳亦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與鼠共處一穴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爲二山云鳥鼠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金虜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耳



三禮考註或謂非草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著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益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司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祈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



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雷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記雜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決矣夫經之殘闕雖孟子亦但能言其畧或者顧務勦拾割裂以補之不亦勞甚矣乎凡古書簡編錯亂程朱大儒亦不敢擅爲更張但云某當作某某當在某之下某當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經大學傳文之錯有經文可依據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書任意移易輒云當麗於此無疑如內饗掌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內則午夜鳴則



唐等辭以附之豈先聖闕疑闕文之意乎

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說諧謔之辭殊乏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諫而置之誅死傳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諸歐史無能爲役矣

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

云卽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旣平絳獨不順綬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諭旨絳乃降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慎儀侄頴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于固子坡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馬書則絳爲讐人所訟而死予謂絳聚兵爲唐興復歙旣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藝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之則龔頴雖爲季父訟寃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爲絳立祠舊史當得其實



凡經傳之文有錯簡者須有顯證方可移易如大學傳文有經文可證乃可更定周書武成有月日事理可推乃可更定後之儒者率以己意所便輒欲變移經文如王曾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且曾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說非指其正文也又據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爲周公之事而欲移曾頌泰山巖巖得有鳧釋兩章於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爾昌而熾一段接於亦其福女之後殊不知古人引經只是斷章見意不如後世之拘也如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雖曾齋其能強爲移易以遷就其說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於正雅者皆歸之王風又欲以豳風七詩分入變雅豫章熊與可本吳材老之說以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等言爲四五紀疇文歛時五福等言爲九五福疇文雖剪裁破碎惑亂後學然猶勉強可通至於移惟辟作福等言爲六



極疇文於義何所取乎凡此皆進退無據而輕改聖經之舊治經者所當深戒也

東坡峻靈王廟碑載唐代宗時有尼見上帝得八寶云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昭靈侯廟碑載張路斯鄭祥遠皆爲龍爭居以戰路斯九子亦化龍皆齊東繆悠之談真文忠續文章正宗此兩篇亦在所取豈姑以脩廟碑之體歟

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籍六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讐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水循環相克無已今



有人忘父母大讐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特論甚新然報讐之說亦似太狹

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歆姚元之之類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奇複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拔氏爲元氏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此類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魏書率書新姓溫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實矣金幹離不兀朮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爲有見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遁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未忝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



冠招魂設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土江南之哀  
 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  
 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  
 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  
 朱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臣等  
 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于當年絕黨  
 殊鄰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  
 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遠淚灑冰天  
 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令見朱子

所述行狀



雲煙過眼錄

宋

周密公謹著

陳繼儒訂

喬達之簣成號中山所藏

衛賢高士圖上作楚狂接輿下作伯鸞孟光妙吳道  
子火星

智永真草千文永興軍節度使印韓侂胄印張符牧  
牛圖

李思訓溪山滿卷背小景甚奇

董元山水

雲煙過眼錄

卷上



張萱彈琴宮女圖

王維畫維摩像如生

巨然畫溪山圖四人撐一舟甚佳

貫休羅漢

郭忠恕飛仙故實界畫甚麗山水佳

胡瓌番騎卓歌佳

李伯時孝經伯時自書惜不全

右各有宣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睿思東閣大印  
其後入金章宗或剪去舊印用明昌銜府明昌字

秘明昌珍玩明昌御覽大印軸桿多檀香蝕合成

蓋慮其久而不蝕故也暉卷皆高麗紙後有大全

密國公樛軒收附題字

石屏一其上橫岫石如黛色林木蒼然如着色元暉  
畫莫知爲何石

一琴名水清唐開城中郭一製建中靖國修製作斷  
紋皆非常琴可擬葉森于至元後戊寅歲秋見此琴  
大街賣骨董康家又汝窰爐一瓶二啣盆二甚佳  
靈壁石一甚佳



智永真草千文徽宗題有政和宣和印

李思訓江山漁樂園圖金章宗題有明昌諸印

陸探微降靈文殊高宗御題本蘭坡故物後歸喬氏  
大小人物共十八人飛仙四皆佳內亦有番僧手持  
髑髏孟者蓋西域僧然此畫纖毫無遺恨真奇物也  
顏魯公馬搨帖高宗題簽

李唐晉文公復國圖一卷又一卷高宗題并三御璽  
人物樹石絕類伯時尋常李唐爲玩畫忽之迺知名  
下虛士也

焦達卿斂中所藏

晉王逸少十七帖真蹟五紙不出戶帖

唐孫過庭書譜真跡上下全徽宗滲金御題有政和

宣和印

古伯夔正如一青瓜色碧可愛湯仲謀云余至順壬  
申見南總管趙伯昂所收古伯夔蓋色光瑩如漆  
內有文曰古伯夔不審焦氏曾有蓋否葉森幼年見  
焦公此夔正如前見同當時卽無此蓋

鮮于伯機樞所藏



文思博要帝王一部唐類書也所引薊子慎子尸子  
敏皆古書也天寶十年十二月楷書臣胡山甫書字  
極適麗至唐大中年間方自館中雜書揀出是時亦  
止存一卷而已卷後有史館山甫印用麻紙列館中  
典掌之人及三校姓名暉卷皆紹聖間人題跋其後  
如張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薛紹彭及諸人在內有歷  
下周子然不知何許人也

湯仲謀曰允暮按文思博要一千三百卷太宗貞觀  
年間詔左僕射高士廉特進魏徵等十四人取歷代  
載籍據其精義至十年書成卽此書也

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仙不  
可曉字畫尤古

沈博師書積雪山陰馬過難殘更深夜鐵衣寒將軍  
破子單于陣更把兵書仔細看若御史大夫沈博師  
詩書寄太府兄侍史 此二字甚新

索靖章草月儀帖一短卷下有希世小印及永興節  
度使印

晉武帝真蹟宣和御府物有唐人跋



王右軍與桓溫薦謝玄真蹟用繭紙書字輕清不類  
右軍後有駙馬蔡確跋楊和王故物也牡丹錦標首  
儼然着色畫蓋宣和法錦也

蘇東坡書詞一云東武城南連堤就邾湛初溢今刊  
本作漣漪初溢非也

雜帖一冊內有劉涇巨濟墨跡一紙一印文曰劉巨

濟符

符字  
甚新

玉印一其文曰鑒定寶書之印口題幽字

伯機云太平州有重刻本瘞鶴銘然不知以何物爲

別當叩識者又云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乃佳

葉森今收一本乃饒州錦江書院本極佳

又云骨咄犀廼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  
攻毒也故又曰蠱毒犀然唐書有骨都國必其地所  
產今人訛爲骨咄耳葉森于延祐庚申夏其子必明  
將骨咄犀刀靶二來看卽此也其花紋如今市中所  
賣糖糕或有白點或有如嵌糖糕點以手摸之作岩  
作桂香若摩之無香者爲僞物也

一玉爐經火不甚佳然皆龍紋是謂思陵中物



有透光鏡一映則背花俱見兀突起之花其影皆空  
昔麻知幾有詩余亦嘗賦詩其後伯機又得一面而  
郝滑夫亦有二面最後胡永存齋一鏡透影極分明  
余因歸有鏡映之或止透一半或透而不甚分明蓋  
凡鏡皆透時有分明或不分明耳

張受益謙號古齋所藏

李西臺新竹詩後有蘇子美跋賈秋壑故物也

米元章帖十二冊各以其類爲冊如手簡家書詩文  
各分類開是韓侂胄故物中間韓魏公家園池詩各

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凡如此五十六  
冊一一精好米帖家書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  
所爲虎兒是也花押迺兩樣

李成看碑圖迺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今止有一  
幅其人物一幅則不可見矣余生平觀李營丘當以  
此幅爲最又山水一幅號李成雖非李然秀潤可喜  
人物屋宇皆好

范寬雪景五幅濶景甚偉

唐人畫三官作



張萱戲猫士女佳 着色山水三幅平 唐人畫阮  
孚蠟屐圖佳 周昉揮扇圖高宗題妙 李景元古  
木雀鵝 周昉所臨六朝人畫天官甚佳 黃筌獨  
釣圖山峯刻峭 徽宗撫李昭益摘瓜圖  
易元吉紙上子母猿二十餘枚秦氏物前有尚書儀  
衛使官印上題潭散吏易元吉作甚佳  
易元吉有獼猴擇虱圖有東坡題  
歸去來圖二幅三幅濶云是唐人作畫使載者  
寶覺大師二鶴圖二雙幅佳

鄧隱白描卷十二國圖後有劍南樵客趙昌押字跋  
云雖太古文播所不及尤袤延之亦有跋賈師憲物  
也甚奇

袁曦游魚高宗題後有賈師憲封字印

湯仲謀曰允摹按封字印篆文如此圖當是長字與  
其家閱牧胡盧印皆美玉爲之周公謹先生誤以爲  
封字葉森嘗于圖畫見賈氏此印約二寸餘濶印文  
不甚細先師吾真亦云言封字者迺長字也又云是  
唐時物迺摸印作六寸許匠者錢獻刊銅印于書畫



中真者今在張伯雨處

邊鸞葵花花心數蜂如活是楊中齋故物也

櫻桃批把二幅云是趙昌 山水二幅云是董元

銅器中最佳者莫如監水匱文藻精妙色如綠玉第

無款耳三代之器都無款歸之張與可

商甌內有款歸之張與可又細文大壺頸有彫戈一

月字

方壺一遍身皆硃砂斑色紅如血點又碧圓壺亦佳

玩楊中齋勤有室故物

兩耳彝爐下連方座四周皆作雙牛文藻並起朱綠

交錯葉森按此制非名彝爐當是敦也

大尊彷彿如廉蕲林家者

廉恐倉字

小鬲一內有款曰米且幾文藻甚佳其色青綠

綠元作褐

篔簹一其鐵皆細花文云此廼周銀片細剪又以鐵

片細剪如絲髮然後團打萬槌廼成自然之花其靶

如合色烏木乃西域鷄舌香木也此乃金水總管所

造乃也上用滲金鑄錯造五字鐵自有細文如雪

花以銀和鐵搏打恐非也



王子慶號 所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原係堂後官廬宗邁家物墨花滿  
面後一行空處後歸碑驛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  
之凡一冊題跋上有白石生四歷之印又有鷹揚周  
郊鳳儀虞廷印甚奇蓋宗姓名二字後歸蕭千岩之  
姪况介文後有李秀岩跋既而復歸之俞壽松翁有  
夢鷗堂二跋及會稽內史等三古印最後爲趙子固  
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中舟覆幸值淺港行  
李俱滄子固獨特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  
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于卷首  
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似米老子曰垂世  
以此歸賈氏悅生堂今藏王子慶家後歸李叔固家  
葉森曾于其子仲庸叅政處見此本仲庸垂世屬之  
他人

趙太祖御批三卷其一卷侍御親軍都指揮使党進  
開寶四年九月言給旗號樞密院官只押字而不僉  
名又內前打鼓棟亭長失去放亭公懇乞別給御批  
不行又江南投來者三人賜衣服及送西京撰軍名



收管照定來又三司具糧料奏後有鹽鐵度支戶部  
使印又內前打鼓亭長郭珣女阿劉稱夫韋韜爲楊  
光美打傷御批不行階級有法故也已上其五件其  
二卷御筆批出遞還軍頭都虞侯指揮使又宣徽南  
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奏牛羊司失去驅羊人擊肯  
令收捉又發遣差補十將御批我曾與你作指揮問  
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將軍分又內  
前打鼓百姓王再興爲人嗾使打鼓告官差役不均  
御批與醫杖七十放已上其四件其三卷忻州定襄  
縣開門寨歸明人進馬及代州界投來四人各賜頭  
巾衣服等已上其三件今第三卷只有二件疑有脫  
誤當參考志雅堂雜抄

真宗御書封泰山禁音樂批

仁宗飛白便面六枚

英宗舊名宗實監押侍禁私書及齒藥方云生乾地  
黃細辛白芷蛀皂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入藏瓶均  
用黃泥固濟用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僵蚕一  
分甘草二錢並爲細末早晚用揩齒牙堅固并治齩



血動搖等疾

哲宗御書便面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中有御押  
李西臺古篆并行書風后廟碑甚佳駙馬都尉王晉  
卿家物也今印文迺用此一進士蓋字通用又一文  
如作置好奇之過也又于一卷中用保母帖中曲  
水研樣如此圓內作古篆亦好奇之士也

高宗御書損齋二字并御製損齋記左僕射沈該已  
下聯名親書表在後

李伯時孝經圖并書自題云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  
經迺六藝根本百行世訓所重謂龍眠山人李公麟  
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爲有補元豐八年二月因據其  
一二隨筆之

曹元藹畫太宗御容小本舒脚幞頭上插生花六枝  
衣金龍袍玉束帶描金龍軟靴手持毬杖神采英武  
真天人也上下有題字必是天章閣本也  
欽宗圍城日絹上蠟丸徵兵御書

邊鸞海棠上有一蝶

李伯時山陰圖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像





並題小字米老書縫有睿思閣小璽并米印上題南  
舒李伯時爲襄陽米元章作下用

公麟小印甚奇尾用小璽紹興小璽跋尾

米元章與李伯時說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  
當時同遊山陰南唐顧闳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  
僧寶之莫肯傳借伯時卒然弄筆隨元章所說想像  
作此瀟洒有山陰放浪之思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  
日與何益之李公擇魏季通同觀李琮記壬戌正月  
過山陰伯時作迥若神明頓還舊觀陽米芾

一幅輕絹三尺濶百歲丹青半塵脫誰將光景寫吳

綾神采森然動毫末臨卷嘆張芝筆入妙思踈眉映

朗白玉無泥滓堂堂偉且長想見坦腹姿

長沙作

山陰道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軍將軍瀟散精神一

片雲東山太傅落落龍驤兼虎步滌倒支公窮骨零

丁少道風中殊伯時爲元章作山陰道士圖神情

邁往令人顧接不暇今歸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

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高宗御題李伯時畫歸去來辭薛昭彭逐段書詞詞



又跋其後伯時天馬圖生意飛動有王晉卿蘇子瞻和詩在後

又伯時白描于闐國貢獅子圖自後有跋云三名于左

李伯時天馬圖跋云一疋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右驥驥院故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右一疋元祐元年四月初四日左驥驥院收董璫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疋元祐元年十二月廿三日于左天驕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五寸一疋元祐三年閏月上元日沮溪進照夜白

山谷跋云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嘆息伯時又當在臺閣僅爲書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躡熟之聲倘來之軒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駟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謂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 曾空青跋云余元祐庚午歲以方開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於醮池寺魯直方爲張仲謨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



徂矣蓋神駿精魂皆爲伯時筆端攝之而去寔古今  
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  
人貶零陵魯直亦降殊藉徙真州過余瀟湘江上因  
與徐靖國宋彥明道伯時畫敘滿川花事云此公卷  
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曰只少此  
一件罪過後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  
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泛舟訪劉延仲于真  
如寺延仲處出是圖開卷錯遙宛然疇昔拊事往念  
逾四十年憂患余生巋然獨立彷徨吊影殆若異身  
也因詳序本末不特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  
魯直遺意且以玉軸遺仲延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  
公卷書 按此事不見之他傳記中豈當時諱不敢  
言耶王逢賦韓幹卷亦云傳云三馬同日死死魂到  
紙氣方就豈前代亦有此事畫前後皆有乾坤卦紹  
興印

高宗題易元吉猿二有吳越之錢印及吳都深居莊  
書休之印又羣獐一卷

清江九華圖一卷畫秋浦西岸岸中橫大江林木椒



臺極其精細全類燕文貴後有石林二印石林藝文  
隱居世寶及秦伯和叔印秦氏伯和章暉卷有建炎  
諫院之印紹興諸王宮學朱記宗學之印御史臺六  
察之印建炎御史臺吏察并戶禮二察印後有劉須  
溪辰翁跋

黃筌雕撲狐雙 雙幅山水一幅自號李成

帝釋彼以為吳道子上有采幡居中立有四圍火焰  
手合掌以方孔雀 橫子二肘間後者凡十二其二  
類天官手執圭璧細而乏力

李伯時草堂十志有劉娘子諸印記

後見趙大年水墨蘆雁上題令穰二字

又楊補之梅二紙一題云江右楊補之作

古鏡一中藏簧有聲鏗然蓋夾鑄也

王介石虎臣所藏

唐劉良驪告及江南周宗卿詔用書詔之印咸通申  
吳通微書莽贛告書體甚佳米老自跋

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又杭妓周韶詩初杭州營妓  
周韶能詩蘇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求妓脫藉子容



令卽席賦詩有云隴上巢空歲月驚恐看回首自梳  
翎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一時嘆佳藉  
中諸妓之內有吳楚龍靚二妓詩最佳事在僕鯖錄  
陶弘景書板帖見東觀餘論

又御書十餘卷太祖者河陽武林關使身故乞差人  
充替御筆上用內合同印

太宗廼尹京時葉打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書字甚  
草草可見五代之物苟簡用開封府印

真宗數紙其後臣僚奏狀旣無銜位亦只押而不書  
名作匡巨在殊不可曉

徽宗數幅皆處分中省進呈短奏亦多不急之事皆  
御筆親書照已畫旨

欽宗一幅係親事官節級徐釗收稱某處某人聚衆  
疑等事御批示付程振令追捕杖脊配千里封皮  
用御前之寶

藥師佛甚佳云是吳生畫 李成風雨圖一幅又紙  
上粉本天王僅盈尺而位置十一人筆繁不亂有劉  
大年曹仲元收附 陳闕畫馬一真一天師像甚古



手持章函前後植二劍甚佳歸之崔晉葉森見此畫  
軸衣身魚鬣衣皆硃砂非銀本也章函迺一瑪瑙函  
也善神立像二云是吳生畫上有尚書省印其後秘  
書省印蓋宋秘閣物也 尉遲一僧坐神佳

又張璪花石高宗題爲張燥畫

朱繇立神奇鬼天女奇詭之甚雙幅潤

王維畫孟浩然像昔爲趙碧澗由祚後歸趙信之又  
歸喬仲山仲山又歸之郭北山司德用進所藏

王維捕魚圖單幅小直幅徽宗題前有雙圖龍印後

有大觀政和二璽明昌七印上作岡阜古木全如李

成所作下作數舟闕溪取魚甚佳

又有尉遲一僧天王小像作

范長壽醉道士圖好至正甲辰文璧見此畫

楊大光力士變相雄偉

丘文播渡水曾溺 范寬雪景佳

又李建中書絕句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  
時亦佳句也

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岩海嶽庵圖率意而寫極有天



趣海嶽庵西朝陽岩背焦山其側有早來堂其後自書海嶽庵賦并五詩筆意奇絕誠佳物也至正癸卯正月二十九日文壁與士文觀張于張松谷松谷廼士文太山故子得一見

東舟王畫番部行程圖前有宣和御題後又題云世謂東丹王者其畫甚佳

鄴王題唐人臨六朝人畫七賢

王晉卿臨小李將軍山水宗子劼澹畫魚

丁晞顏畫孝經晞顏字令子書畫皆精全似李伯時

後有米元章跋

吳元瑜紙畫翎毛四片甚佳 高麗紙畫翎毛梅花

張與可斯立號繡江所藏

陶隱居小字黃庭外景經 張旭草書真蹟有六一

翁跋 楊凝式千文 元微之轉官誥

郭佑之大錫號北山所藏

晉右軍得告帖 又快雪時晴帖皆真蹟有米老跋遂以名齋具刻石葉森曾見此二帖神韻精彩

又唐模千文又蘭亭廼李山房故物有老米印又有



李常擇長印葉曾見戴厚甫特此來售迺南唐椒閣錦標首

梁人臨重告等五帖 唐徐浩寶林寺詩真蹟歐陽

率更碧紙行書詠陳主詩 又夢真帖元是陳德翁

物甚佳葉森芸齋所收即此本亦存甫携售也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後有米老跋皆真蹟也褚中

令小楷西昇經後有遠山重叠傳古龍畫韓滉歸去

來圖又雙牛佳 盧楞迦羅漢

邊鸞躑躅孔雀平 李伯時白描維摩

勘書圖有元康二印平

張萱抱嬰仕女圖佳 黃筌時苗畱犢雙幅二軸

又琴高故寔 火星一軸云是吳生徽宗題 王端

人物徽宗題 擊壤圖古

范寬雪景 董羽龍 王詵長山遠岫

李成晴巒疊嶂山水小幅四軸佳

盧楞迦羅漢徽宗題後有李後主題字花押

董元絳色千岩萬壑下有小屋村市中有小人物不

類尋常所見者今歸莊蓼塘矣



又胡瓌嚼鷹圖作

湯子昇軒轅鑄鏡圖徽宗題後有李後主書字作屠龍殺虎之鬼神儻甚雄偉

荆浩山水一軸所畫屋簷皆仰起而樹石極粗與尤氏一類不知果爲荆畫否

易元吉雙孔雀一桮樹甚佳上有雉鴝黃鶯粟黍之類下有雙孔雀隱體元是王井西物

趙林所作豫章故人雙幅是宣和末人畫

阮孚蠟屐圖草中坐上裸止着犢鼻手執雙屐傍有

一人侍立手持貂尾并冠蓋乎所載者書簾中

卷酒一壺杯一盞恐是唐人畫比張受益者佳彼是小幅此是卷子也

又閩立本西旅貢獅子圖獅子墨色類熊而猴貌大尾殊與今時獅子不同聞近者外國所貢正此類也山水一幅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筆畫譜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前涼張軌後涼廼呂光正如後漢前唐之類在當時又嘗自稱爲後涼殊可疑也

尤氏所藏



支仲元四老圍棋圖手卷高宗題妙

又顧愷之水閣圍棋圖一卷亦佳悉歸之張受益

周文矩綉女卷高宗題佳

黃奎牡丹一軸後有奉華二印劉貴妃之物也 王

齊翰過海天王平 胡瓌番馬平

盧楞迦妙聲如來高宗題乾卦紹興印記

有子瓌寶檀菩薩并王印 袁蟻蟹高宗題 又戴

嵩牛二其一有高宗題兩目凝紅凡戴牛皆然郭熙

秋晚殘霞 李成山水

厲歸真牛題云庚辰十月錦溪迂疎子作

荆浩畫漁樂圖二各書漁父辭數首柳體

關仝山水宣和大璽高宗題

易元吉猿二內二大猿皆有白牙出于領外識者謂

母猿然後有牙上有宣和大璽

宣和御墨子母雉雞皆有御題并印

又有古松荷花 趙千里訪戴有紹興璽

趙希遠漢武陵授蟠桃圖 又蟠桃大樹

趙左丞

仁榮所藏

仁榮即伯昂之兄  
李伯華後為平章



周文矩畫韓希載夜晏圖紙本長七八尺前有蘇國老題字內有題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兩句十字又蘇題識神采如生真文矩筆也元廣濟庫物先歸監賣官張運副後歸之趙

劉浙漕伯益所藏

蒼玉符長可一尺濶三寸厚半寸許兩傍作雙螭中碾七篆字云玄孫北文治水聖彼以為禹治水符甚珍之余則以為偽物也蓋禹姁姓非徒之似又云孫迺軒轅之孫何為曰玄孫且三代當作鍾鼎款識

在為迺小篆刻具不工不足奇也

松江鎮守張萬戶所藏

聞所收唐卷甚多皆御府故物無非妙品余僅見下項

王維渡水僧高宗題 馮覲層巒疊嶂

顧德謙乳牛圖佑陵題凡三牛二犢一牧童奇甚陶續菜譜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續筆

崔白五雀圖皆賈氏悅生堂物其間一中云賢者而後樂此



雲烟過眼錄卷下

王子才英孫號修竹所藏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舊  
 在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子才迺與東坡同所  
 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為彼文壓倒則此老必叫屈余  
 家亦有米老自畫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自畫絕妙  
 藏之甚久為德生豪奪去甚惜之金一之應桂亦有  
 之字大下此然宛不及也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卷後有諸公題跋雪竇詩云有



雲州通明鏡 / 卷下  
無盡是兩頭語諸祖因不立言詮末代兒孫列戶牖  
一花五葉失真傳

永嘉雖問曹溪路畢竟惟聞自己禪根器警拔誠難  
遇鑿透高原始及泉

道人詩句從梁老筆意呼喚自一家誰會林間相見  
事莫都錯看亂飄花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  
仲仁

百中神鎗歸妙手當時破敵祇因機餘花墮穢無人  
見半偈流傳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陳師錫

雪竇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下千塚萬塚兎角龜毛  
竟將何用仔細思量不如珍重浮休居士

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重出自爲工從茲萬偈并千  
頌擾亂春風卒未窮襄陽米芾

真祝昔振雲門路祖席今多雪竇孫傳到慧林花果  
盛須知葉落總歸根崇寧二年鶴林居士葛藟

老子休去歇去遺墨今傳古傳相見古來面目不離  
當處湛然崇寧癸未高郵徐文 一作太

郭熙關仝各一幅皆賈氏物頗佳



司馬相如入蜀圖二雙幅絕類郭熙後題御前待詔  
孫沉水支慤其祖疑支仲元仲元五代八

童氏六隱圖一卷着色山水絕類小李將軍所畫溪  
山舟楫及小兒類不知六隱故寔何事高宗跋詳見  
宣和書譜

張蕤所藏名帖

御府蘭亭類考十冊凡百餘種及高宗十七帖內臨  
八帖後有跋

越人董六千閣門所蓄

紅瑪瑙一塊徑三寸許播撼之其中有聲汨汨然蓋  
中虛有聲在內故也彼嘗欲易余崔白橫披鶯二幅  
時不與相易後不知歸何所葉森家舊有水晶鈎一  
亦如此中空內有葉一枝隨水傾瀉後隄魏塘陳家  
不知存否

文璧曾讀邵氏聞見錄載楚元輔家家藏一水晶中  
有半繁杏一枝希世之寶也余不足信今又見葉森  
所記之鈎始信元輔之藏不謬也

游氏家藏



陸探微摩利支天喜菩薩徽宗題四角宣和政和印  
及金書題神品上上其画青地細插三首四臂  
邊鸞五色葵花花心皆突出蜂抱花心不知活動真  
奇物也元係楊中齋物今歸張受益

徐熙山水人物一騎從數人上有神宗飛白徐熙二  
字

滕良祐拒霜野鳧上有大蟬 關仝山水一

黃筌秋山詩意上寫唐詩八句

趙千里大雙幅回范蠡西子圖 恐未真

朱繇天王坐像 趙希遠夜景二

郭熙松石二 畫 龕甚恐非 許道寧山水

王端出山佛彼以為孫太古元作湍

黃居冢海棠折枝 厲歸真牛一

崔白描魚各一 馬和之倚樹觀音二

莊蓼塘肅所藏

張萱彈琴仕女有明昌御題并前後印喬仲山物

楊光庭畫觀音徽宗題有宣和政和印及廣太定二

印蓋未入明昌之前已散在人間也



又孫太古上真其上作山水甚古怪木盤石神坐石  
上其像甚佳側有捧劍天女絕佳下瞰海水有神龍  
足躡巨鼈手捧琉璃方座上有龜蛇又有一龍神捧  
爐炷香上有小樹數十株其奇怪題云彭山孫知凝  
字元揚澄之物後和英之所得


五元溪岸圖思陵題上王井西得之雲川

畫着色山居圖思陵題至正癸正月文璧與士文同  
觀于廼岳張松谷家

又見張南本勘書圖思陵題上

戴松戲牛圖宣和題 李伯時絳色山居圖

唐畫戈船二隻甚佳 陸滉畫鹿人車

孫夢卿松石問禪宣和題上有雙龍印下有宣和印  
所  一僧妙絕 荆浩山水大幅

陸滉捕魚單幅有明昌題二漁人全類胡人

周昉揮扇士女圖高宗題上張受益文璧與士文同

觀于張松谷家 徐崇嗣花二幅

紙上山水一幅極細甚作范寬又云燕文貴

顧闳中畫明皇擊梧桐一本甚長元仲山家物



周文矩寫李季蘭真思陵題元仲山家物

王晉卿長江遠岫着色山水前一帶山水可喜中題

杜詩云門迫東湖萬里船之句謂前後蔡京書後有

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

又吳生過海騎馬天王高宗題元喬仲山家物

關仝山水及李思訓巫山神圖明昌題曾入賈氏

郭忠恕飛閣晴極明昌題四角皆有款上有御題

又冊葉十二冊內有趙希遠趙千里其一冊馬和之

一冊畫院十冊皆精

廉端甫希貢號薌林所燕

商尊內久矣其盾如漆紅黃綠之色皆具文藻絕妙

尤物也葉森登公門屢見之又有一尊恐是漢物

郭二皆有款識大小亦相似亦秦漢物又盃一大祿

銜盃研滴一元王廷用物後歸鮮于伯幾今以蠻人

騎獅子易到葉森延祐庚申謁趙承旨時亦蠻人騎

獅子高七尺許獅子昂首口可出水蠻人坐獅子背

上頂作竅可吸水起人披髮張亦于開左手擎鷹右

手作引鷹勢



雲州通鼎  
向薌松靈壁臥石上有刻字并小詩皆向薌林伯恭書又靈璧立石

唐人畫觀音像

銅驛二

氏伯長漢印

氏疑作民

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堵元和書省汗青軒物也紅葉

大院二

錦襦阮譜七冊

徐容齋埃午方所藏

顏魯公自書行部尚書告迺紙書不可曉大曆十二年

唐人雙鈎蘭亭

孟簡細書六賦

朱希真雙鈎力命帖黃庭經

王維驟網圖

白玉剛卯四面正方兩邊真字各兩行細如絲髮真奇物也

葉森曾見先師吾真白所收剛卯一四面皆有字迺漢隸也非真字

王晉卿長江疊嶂圖幾二丈後有與東坡唱和詩各二首及王駙馬花押收附并記

玉牙高一尺廣六寸厚二寸雖未甚白然瑩淨可愛



獨受墨處不光可以研磨真奇物也

葉森舊有紹興內府玉研作壺樣下碾字云玉壺長六寸廣四寸半厚二寸玉色白潤然磨墨處光研墨亦起

又銅持研一枚類箕樣長近一尺其研池傍作一倭人坐其上其後有一獸類雖四足以前兩足撫倭人之身其上作牛首其地細花紋甚精此必倭人之舊物也

道士褚雪巖伯秀所藏

銅虎符一半上有篆文六云其處發兵合同下有楷書甲至癸十字各擬古

葉森曾見先師真吾白收虎符一長有一尺五寸廣四寸上刻首下平一面作虎蹲在上下有漢款識字云第一至第五皆面上作身通垂下有磨滅不可辨刻首二邊有字刊年月磨滅難辨

黃玉一片收如匕首其色瑩潤褚以爲雷斧非

葉森曾見褚弟子馬虛中出示褚所藏諸古錢皆作粉牌綴錢于上下書其文褚有多佳品玩如金鈿天



尊像古編鍾鼎彝器之類

郝清浦清臣所藏

孫過庭草書千文五色紙書其縫內各有珍字印或謂唐太宗或謂宋太宗印中唐弘文館印

張旭秋深不審帖上有雙龍團印前後有宣和政和印記

又聞有蕭子雲出師頌真蹟未及見

李伯時白描湯關圖後有所題詩跋及書王右丞一詩薛紹彭跋并三鳳後人等印又有二印忠恕而已

及關西僉父不曉何人印也

又有唐模蘭亭

高彥敬克恭房山所藏

趙昌畫折枝花四段作一卷躑躅鷄冠木瓜海棠初不甚佳卻有老米詩及蔡元度張子厚林摠林希劉原父王晉卿徐競諸人題跋官印凡十數內有太原府尹中書省秘書省溫杭蘇州官察使等印私印有林希子中秘笈清玩及徐競一印保大騎省宣和畫學博士及襄陽漫士等印悉用黃絹素書本陽和王

雲烟過眼錄 卷下



家故物有楊淡名印後有周益文忠公必大及蕭然  
隣燧等題名

胡存齋詠所藏

范長壽西域圖長三丈餘徽宗御題簽後歸張子有  
展子虔春游圖徽宗題一片上凡十餘人亦歸張子  
有

玉花尊一隻約高尺四五徑七寸玉色雖不甚白然  
文藻碾法極精迺穆陵內府物在燕得之謝太后價  
止中統楮也卽鈔 廿定葉森于大德十一年以百一十

五定得之于骨董兼有一香楠木座黑漆光套蓋今  
亦屬之他人矣

圓素玉椀一隻亦徑五寸餘色甚佳碾法尤精

玉托子一隻尺二三徑足迺外來

玉匱有足雙耳亦徑尺餘色微黃前後碾兩螭螭口  
有緣亦精

玉爵一高寸許滿身文藻把手下有政和二字

玉碟一亦數寸徑腰子樣

靈璧研山一座無天趣不甚佳



楊彥德伯嵩號泳齋家藏

宣和御畫四幅後各有御題詩一首並宣和小璽

易元吉羣獍圖高宗御題乾卦紹興印

胡瓘折枝桃花高宗御題御印

郭乾暉架上網脛 高宗題乾卦印

巨然山水二雙幅 刁光胤睡猫高宗題

勾龍爽遊 少女復面細如絲髮而精采炯然

李士弘佩號圖瞻所藏

黃山谷大字語溪詩有序甚妙 又草堂書稽康詩

關仝山水四幅雪景尤妙 許道寧華山三峯雙幅

王晉卿着色楚山清曉圖有萬壽無疆之印前所未

見或是偽物

郭熙雙幅山水 又雙幅雪景

董羽子母出水龍手卷徽宗題

高仲器鑄所藏

唐模蘭亭極瘦而自然高子奇煉云此乃馮承素等

臨

柳公權小楷清淨經開元五年書于上都昭成觀



東坡書杜少陵驃騎圖并詩後有子由跋山谷二絕句  
易元吉草虫小幅

艾宣鷓鴣 韓滉漁獵圖

郭熙效李成山城圖 又山水雙幅

申屠大用致遠號忍齋所藏

周昉彈箏仕女 戴嵩子母牛 徐熙牡丹

韓滉照月白 韓滉雙彈琵琶觀音 恐非觀音

又唐佛 黃筌綠竹紅葉花雀圖 又壽星一王齊

翰羅漢 吳生大辨才熾勝光佛絕佳 董羽水母

出水龍

馬子卿號性齋所藏

蕭邁幽公帖明昌題 張芝九間帖宣和題恐臨

東坡大字德威堂銘黃絹烏絲欄書甚佳

東坡翰院樂語草書一大卷上有開封趙與懃小印

及齊齋印

石曼卿書大字籌筆驛書甚奇

山谷草書鸚鵡賦佳 山谷家書數幅

又一帖云近有住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



放耶呵呵 又一帖花四枝謾送餘春尚可賞否戴  
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 單外二字甚新

洪元慎集生書勝業讚高宗題 生疑作王

許渾烏絲闌上書大軸佳 張萱橫笛士女佳

陸澣初平起石圖高宗題 楊寧幽游人馬思陵題

佳 閻立本駱駝 黃居冢拒霜兔明昌題

徐熙牡丹鴿明昌題胡虔番部卓歇人馬思陵題佳

大王托塔圖不知名 閻立本掃象圖宣和題作胡

僧以大帚浥水洗一黑象一人以巾拭之必有故實  
甚佳

董北苑松峯圖雙幅重崗疊巘甚奇玉池上有蕭蔡  
閑又子及吳激彥高宇文虛中題詩

崔中丞或所藏

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大獅二小獅數枚虎首而熊身  
色黃而褐神采燦然與世所畫獅子不同胡王倨坐  
甚武傍有女妓數人各執胡琴之類傍有執事十餘  
人皆沉着痛快高宗題閻立本職貢獅子圖前有睿



思東閣大印

趙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

韓幹五陵游騎圖

吳生觀音剔青地葉森曾見公與張伯雨作題魏元君受經象剔青地

黃筌唐詩故實又脫籜新篁剪金雛雀雙鶴鶉王詵連山絕壑高宗題

董元山水一卷長丈四五絕佳迺着色小人物為娶婦故事余向有董元弄虎人物

董元龍水石佳高宗題

趙希遠蟠松雙兔

崔白兔二軸作紫棘小叢佳

朱熙牛一卷

徽宗御畫古木寒鴉竹有御璽押

王齊翰岩居僧甚古有徽宗題一胡僧莞耳凡口鼻皆傾斜隨耳所向作快適之狀

易元吉竹石獐猿高宗題

徐熙戴勝梨花

自董

元至徐熙梨花葉森于松雪齋屢見之公又有水殿其中尤多不能盡記也

古瑠玉盤螭白地上黑雙螭此是葉森先人所贈與



公者

又有白玉方頂簪一條其玉白瑩絕品也

又有雙荔枝女環一對可長三寸並脚通碾皆白玉也甚精此必文真後妃故物也惜乎一已損方銅爐四脚兩耳饜饜面回文內有東宮二字欵色正黑此器博古圖所無也

圓銅鼎一文藻極佳內有欵云瞿父癸鼎蛟脚大圓壺可受五斗米滿身蛟螭文

金絲商嵌小鼎元賈氏物文極細後併高麗商嵌歸之吳存齋

靈璧石香山一座下有雲根二字

葉森曾見公一靈璧石其大拳峰巒皆五列公名之五老峯手抵之拂之亦有聲

又靈璧一小山 又古玉筆格一 圓端硯一葉森見公一端石辟雍硯名曰大雅

又洮石名綠漪如玉斗樣古濟研有祥品朱字製極精然滑不受墨

京兆府所刻東方朔畫贊比之今本字稍大



趙子固效湯叔雅霜入千林圖今本字樣大  
又作水仙一百一窠中一枝最大號曰百花朝王其  
後自跋云效湯所爲流落一方子昂得之趙松雪又  
云北方好事者收紹興稽古二十冊皆高宗時所  
收三代古器各圖其物或畫或紅各撫其款于  
右亦各有考証如宣和博古  
者多在焉  
近世諸公所收

姚瑞夫燧號收菴所藏

瑠玉盤螭甚奇 鮮于伯幾一古玉鈞亦妙中議相

博不成葉森曾見姚先生此物先生所收古銅器尤  
多不止一物也

省濟鎮撫所藏

古瑠玉盤螭尤奇一螭角上有一小鼠殊不可曉或  
名云太虛鼠又云虛木相符皆不可曉云皆太原之  
高柴古墓中皆古玉此物紅如血黑如漆白如酥五  
色俱備真神品也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

虞永興頭眩帖有机暇清賞文洽公言珍玩簞笠軒



印亦有紹興印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倩仲跋 楊少師手帖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東坡醉草溫公帖

陶隱居小楷大洞真經隱訣後有林希父子題秦少

游數帖 周越書劍器行

唐良驥元陵挽郎誥真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三省

長官董晉領吏部選杜黃裳尚書右丞趙景郎中韋

夏卿

唐陳尚庭縣尉誥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涉景融

又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改平為而人歲亦然可怪也

告身乃用羅紋紙殊不可曉後有向若水跋

趙昌之花千里收附 楊補之四清圖

吳越承旨大畧如誥勅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

越王銜

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請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

瀑釀四器納上以酒稱釀可謂好奇

東坡救月圖并贊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蘇氏譜系帖自源明坡穎而下凡五世世各十餘帖



為六巨帙生平所觀蘇帖未有如是之多也

米老自画宅圖又小楷三帖又十帖珊瑚等帖米老

親書楷書法画并青山白雲老米辨印帖緩平郡名

那里右政者中有省文有人收古印文曰相侯宣印

乃是丞相富民侯薛宣印此小繆篆乃今所謂填篆

也用辨私印二字尚書禮部員外郎米芾審定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東坡書綉觀音贊吳越

王判狀二並贊寧狀忠懿王草書判字一花押

李後王画戲猿後有建業文房之印

韓滉子母牛有錢氏合章大印 徐熙出獵圖款

着色山水牛高宗題乾卦印 唐画二佛李伯時九

歌曹偉吳傳朋跋 張萱煎茶圖 唐日本大荒西

經圖思陵題乾卦印 胡虔獵騎圖 已上共三十

五卷並賈師憲故物後以此送謝堂堂不能保歸之

起翁翁今亦不自保也

陳氏所藏

顧愷之初平叱起石羊圖高宗題乾卦紹興印又吳

王斫繪圖紙画後有元祐戊寅四字卦印



菊坡趙氏待制與所藏

韓滉作嵇康像 徽宗画水墨草虫後題紫宸殿游

戲并御押大印上作百合萱草羣蟻圖引甚佳 黃

荃雪鵲高宗題 易元吉乳猫圖 艾宣野鳧二

孫知微九曜圖 崔白野鳧 黃荃梅竹白鵬

石恪鍾馗 趙希遠紙画百勞 画二一作五丁開

山一作帝仙對奕上有飛鬼下有神馬疑是石恪画

黃太史大字發願文唐画人物二 又梅枝上鷹

一 崔白野鳧雙幅 紙上草虫二作圖香薄苛甚

奇

宋秘書省所藏

乙亥秘丞黃汶濟以蓬省旬點邀予偕行于是具衣

冠望拜右文殿然後游道山堂堂有坡仙所作怪石

歷汗青軒營渾儀臺觀銅渾儀其色澤如銀如玉精

緻特甚後步玉渠登秘閣閣内兩旁皆列龕藏先朝

會要及御書画别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書法

名画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内画皆以鸞鵲綾象檀

為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相同書



省印關防雖嚴往往以偽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  
畫元笑虞丘子圖 唐模顧愷之說經圖此二圖絕  
高古 李成重巒寒溜圖 展子虔伏生無名人三  
天女亦古妙 孫太古誌公像 燕文貴紙畫山水  
小卷極精 趙士雷小景 符道士隱山水 關全  
山水 胡環馬 文與可枯木竹石 陳晦栢 餘  
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  
十焉余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董震齋德時所藏

召公尊其蓋細花款文極精妙尊腹五指稱文中  
有款數十字真三代之奇物也博古圖有之俗名摺  
尊後以開元宮遺火失其物

教化叅政所藏

癸字卽初出蕭山張稱孫其制三足兩耳其花鑿  
圖雷文麓細花相間儼然一局爐耳特青綠自內出  
外則裏之以褐色瑩光可愛內有三字款文伏自  
然其樣則不古也

張氏收



宋太祖御書一紙前據殿前軍馬數次有御筆兩行云我自別勾當公事誰要汝具人數來後復有太祖御書字其下封禪鹵簿使印印上書臣陳康伯四字

劉漢卿所藏

回回刀小口背上皆金紫金錯回回書內金錯出一人面獸精甚闊回回國王所佩者

趙德潤所藏

杏葉樣背有大鐵環乃掛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

草一叢下篆辟崇驅邪兩旁亦有小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張夢符孔孫云

今御府有寶硯所謂蒼龍橫沼內有龍形橫硯沼中趙子龍云蒼龍世所謂岩花是也今在集賢院內有聚寶硯玉板太乙船無眼而溫潤皆寶硯也

琴則雷為第一向為宣和殿百琴堂稱最遂為章宗御府第一琴章宗挾之以殉葬凡十八年復出人間畧無毫髮動今又為諸琴之冠蓋天地間尤物也



又唐氏所斲琴玉振及黃鵠秋吟皆金徽白玉焦尾  
岳軫是矣 又有所謂混沌材自高麗來亦異寶也  
又有殷武鉞長三丈餘一段美玉文藻細甚三代  
之寶宣和故物又歸大金今在御府每大朝會必設  
之外庭

高彥敬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五年處士  
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六字已  
爲人削出尚有書跡此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大  
金高士談者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惡而去之  
其色赤如新栗殼斲文隱起如蛇虬奇物也其一三  
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鉞斲款用小篆精妙又有  
銘文漫漶不可識但見龍取像等數字

蒲序墨一笏亦古上有數字佳品其下光澤可愛

廉運使庭臣藏

玉澗鳴泉咸通二年西蜀雷迅斲

廉端甫藏

瓊響慶曆五年道士衛中正奉 聖旨斲崇寧三年  
馬希亮奉 聖旨重修



喬仲山收求青太中祥符年西蜀葛亮斲馬希仁修  
廉端甫又藏一琴名秋籟唐三慧大師斲

鮮于伯幾收唐張鉞斲琴僧智仁重修

郭伯山收唐琴萬壑松白玉軫足

張受益收懷古斲紋如絲髮而赤色又一琴名竊鍾

李公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

三指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

殿前承旨監杭州瓷司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

吳越國玉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古今斲琴名手

唐雷霄 雷威 雷珏 郭亮並蜀人

張鉞 沈鐐皆江南人

蔡獻 僧智仁 衛中正慶曆中人

朱仁濟 馬希亮 馬希仁崇寧中人

金淵汴人紹興初 金公路所謂金道者紹興初人

琴薄而清 陳道高宗朝人琴厚而古

近世有嚴樽古清之祖 馬大夫 梅四官人古清

妻父 龔老應奉 林杲東卿石橋之父



林石橋云近世琴有名者如趙都丞之大雅黃玉軫足松雪今之趙子昂節齋之浮磬樊澤上氏之奔雷

### 南北名琴

粘合文卿云古絕品昔聚于宣和後歸之殘金今散落見存者如春雷蜀人雷威作賜傳初菴可以為冠石上清泉古篆書不知作者 寥玉一作寒玉江南沈鐐作 冰清唐郭亮作

百衲雷威作襄外皆漆吳越重修恐即李公路者秋嘯內府之物

響泉即蔡邕所傳闕成至寶少府監收如列子樣雷

威斲 秋唐寒玉雷氏斲唐承旨收

冠古韻磬唐張鉞斲

褚伯秀云江南李後王常詔徐鉉以所藏前代墨蹟古今法帖入石各昇元帖然則在淳化之前當為帖之祖

龔聖予云襖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則在智永謂藏之前此帖亦當入御府

伯幾仲山云 具觀御府書畫譜已上三者余皆未



之見也

嘗見汪龍溪彥章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半年有餘  
今春誤食胡桃能下血注不善愈名葉如此寫

高宗御府手卷画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貞印其下  
用希世藏方印画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其跡  
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

紹興小璽

徽宗朝墨蹟

凡天水雙龍縫及泥金御題淡青

狹僉頭是也

余家有火浣布尺餘外祖知泉州日得之里人後歸  
余家

瑪瑙盞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鱗魚一條其一純紅  
中有白鰕魚一條

沉香連三爇閣牕隔皆鏤花其下替板亦然下  
替打篆香在內則氣芬郁終日不散前後皆施錦綉  
簾後卦屏皆官窰粧飾侈靡舉世未有後獻之福邸  
先子向寓從收竒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粉画三輔  
黃圖求售每宮殿各繪成圖甚精後爲衢人柴氏所



得近者左帑藏庫變賣禁中故書內有出相采圖本草一部極佳

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今在台州戴覺民家

大衍庫出售雜物時有靈璧小峯長僅五六寸高半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玉色徽宗御書八小字刻于峯

傍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畧無琢刻之形真奇物也

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云火正後人帶印其後並不見用之

趙子俊孟顓藏一爵有款云

色黑而褐亦佳物

也但一尾已折粘綴于上為可惜耳

東坡詩卷近世跋云觀此真跡如覺偽者甚可笑也亦善下語云三代遠矣鼎彝之器傳于今者絕少或僅而傳類多損缺勢使然也今世收古之家必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色黑而文藻精細者在往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又見其完備乃以為三代器尤可笑也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饗饗一羊首瑩如綠玉其旁乃黃銅其後乃用藥烟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何道士收

古玉圭云出自土中玉色類珮玦長一尺三寸廣三寸五分厚八分其上甚銳其下所執處隆起二分其底有竅廣一寸而墮或半寸許（古）與他圭製絕異當攷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玉印一鈕方二寸厚一寸把手又高寸許一璞所成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凸鑿碾甚精美玉色溫潤玉劔一口玉靴靴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劔

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紫金作法疑其一面畧

月

分

分

分

月內有

兔春夏秋冬其下三台

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電三字劔兩面俱有鋒鏷無缺蝕蓋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止此二物耳

又御賜玉圭約長尺五寸廣四寸厚一寸餘瑩然白玉畧無纖瑕上銳下方圭面碾四小山（山）乃思陵所鎮圭也

又玉佩二環玦等八事穿以大珠亦宋諸帝之佩



雲烟通財金八卷下  
又金冠一甚大并頰仰簪共用黃金二十五兩前爲  
北斗後爲南斗每面嵌紫金捺子五粒斗星皆大銳  
珠大如彈者爲之通計大白珠三十四粒頰仰如意  
簪亦嵌大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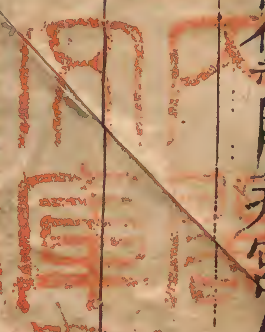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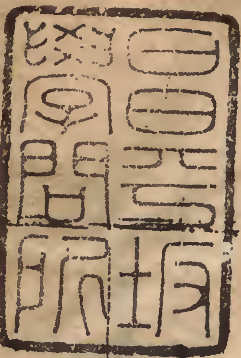
法衣一領納尖尖者皆織雲鳳下闌皆升龍

絳帟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  
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  
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借本行  
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排之今之

所見多非舊本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維景定三年正月乙日詔太  
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勲勞再造王室其錫家廟于  
行都乃作俎豆侍奉特荐有子孫永寶之款

余家有墨粧圖不知所出後見周宣帝傳位文  
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女不得粉黛自非宮人者黃  
眉墨粧方知所出





31

三州藩用紙

文政辛巳



